

Sweet Is Swing

咬春饼

著

十八般追妻招式轮番上演，情话与套路甜蜜爆棚！
新增番外两则和作者后记，糖分200%解锁！

甜妻

朝夕是你，
百岁，也是你。

咬春饼
成名之作

病糙混混「攻略」
医生小姐姐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.



甜妻

上

咬春饼
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甜妻：全2册 / 咬春饼著. -- 南京：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，2019.1

ISBN 978-7-5594-1733-6

I. ①甜… II. ①咬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279785号

书 名 甜妻
作 者 咬春饼
选题策划 北京记忆坊文化
统 筹 姚 丽
责任编辑 白 涵 刘洲原
特约策划 绪 花
特约编辑 诗 杰 绪 花
营销编辑 杨 迎
封面绘图 Pigsney舒先生
封面设计 80零·小贾
版式设计 段文婷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，邮编：210009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印 刷 环球东方(北京)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字 数 467千字
印 张 16
版 次 2019年1月第1版，2019年1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94-1733-6
定 价 58.00元(全二册)

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010-57194853
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

MEMORY HOUSE

记忆坊文化

目录
Contents

001 / 第一章 酸

053 / 第二章 涩

103 / 第三章 甜

151 / 第四章 咸

205 / 第五章 辣

简哲从手术室出来的时候天色已黑，下午连续做了三台剖宫产手术，站得她腰酸背疼。回办公室换好衣服，陆平南给她打了个电话，问：“你在哪儿呢？”

简哲等电梯：“刚下班，怎么？”

那头歌声震天，陆平南声音也大：“你来紫提，六楼包厢，赶紧地。”

简哲问：“你是不是喝酒了？”

可那边太吵，电话挂了。

陆平南上个月动了个阑尾炎手术，手术虽小，但简哲还是担心他喝酒伤身。市一院离他说的地方倒不是太远，简哲剥了两颗奶糖先垫肚子，这个点车流少，二十分钟就能到。

南区是成片的娱乐场，霓虹映夜。简哲找去六楼，一进包厢就被混浊的烟味呛得偏头，

里头嬉笑一片：“真的随叫随到啊！”

有人吹口哨：“那啥，押输了的自觉罚酒！”

简皙有点蒙，满场子搜索陆平南。陆平南醉醺醺地从人堆里站起来，耷拉着手指着她：“我……我说了你们还不……不信，这妞漂亮吧，老子让她来哪儿，她就得乖乖过来。”

他动作夸张地挽起衣袖看表：“二十五分钟，没超时，就问你们服不服！”

敲桌声、吆喝声：“服！”

陆平南挺得意，踉跄着走向简皙，拽住她的手往里拉：“来来来，陪大家喝个酒。”

简皙用力甩他的手：“陆平南你别犯病！”

僵持之下，包厢里有了嘘声：“陆总魅力不行啊。”

这话听着就刺激，陆平南酒劲儿上头：“闭上你的嘴！”他转过身看向简皙，压低了声音提醒，“都是我朋友，别让我丢面子！”

简皙没说话，静静地看着他的眼睛。陆平南被她盯得发毛，急躁道：“怎么了这是，玩玩啊，别扫兴。”

陆平南的脸在明暗不一的光里显得格外模糊，简皙和他相识于大学，男人的模样还和以前一样好看，鼻挺眼亮，在哪儿都像自带柔光。

简皙苦笑说：“我在手术室待了一下午到现在连一口水都没有喝，我怕你出事把车开成飞机，结果你跟我说玩玩？”

简皙边笑边看这个她喜欢的男人，顿时如鲠在喉：“陆平南，十年了，你能不这么欺负我吗？”

简皙声色动容，陆平南被激得火气直蹿，把酒杯往桌上一搁：“还来劲儿了是吧，脚是你的，车是你的，你接到电话可以不来，还有，你别总拿感情说事，我一早就摆明了立场，你自己一厢情愿！”

包厢里杂音渐小，大家都望过来。

陆平南挺直背脊，说话更大声：“简皙，男欢女爱都是你情我愿的事，这里都是我朋友，玩不起就别来，高高在上摆脸子有意思吗！”

他开口的时候酒味扑面，陆平南开了家小公司，学了不少商人的厉色，这番话说得理直气壮，像声雷，震得简哲目瞪口呆。

“碍眼，你给我出去！”陆平南指着门。

包厢门是敞开的，靠近大厅，看热闹的不在少数。羞愤直冲脑门，让人一刻也不想多待。穷奢极欲的声色之所，连电梯里都是璀璨的镜面墙。简哲低头进去，难受得再也忍不住地蹲在地上。

大一时，简哲对陆平南纯属暗恋，后来表白，他也不明着表示，说些暧昧不清的话听起来是拒绝，细想又觉得有希望。

陆平南就是有这种本事，在人模人样和人渣败类之间自由切换。想到这儿，简哲捂着嘴干呕了一声，旁边的女孩飞快地往后退。

简哲抬起头，哑着声音说：“别怕啊，我不会吐出来。”

说完她挣扎着站起，手术室站了一下午连饭都没吃，这会儿姿势突然变化，胃里塞了千斤顶似的，疼得她脸色骤变。

“站稳了！”后背挨了道重力，简哲这才没摔倒。

但这力气，简哲“嗤”的一声，回头皱眉：“你打我干什么？”

“打”她的男人个头高，眉目宽阔的样子藏不住吊儿郎当。他没说话，眼神不屑，倒是他身边的小青年笑出了声儿。

走出电梯，林加再也忍不住：“差点没笑裂，燃哥你手劲儿也太不知道收敛了，人家美女以为你打她！哈哈！”

贺燃瞥他：“你嘴巴再张大点，可以吞人头了。”

“不是，燃哥，你没事儿扶人干吗？”

贺燃掏出烟盒，拿出一支咬在嘴里：“你小子想的那点儿龌龊事我还不知道？我要是想泡妞，就刚才那情况，压根不会出手扶，直接让她撞我怀里。”

林加直点头：“亲密接触大法好，这个好。”

贺燃重重弹了下他脑门：“行了，还想不想要钱了，好好盯人。”

贺燃今晚有正事在身，说起来也是亲戚情面，热心帮忙。林加的表舅是包工头，这两年搞区域建设，顺应时机，工程做得风生水起。一水泥公司的老板欠了债主六十多万不还，林加的表舅说了，只要他

们能要到钱，按两成的比例付报酬。

他们盯了三四天，基本摸清了欠债人的情况。刚在六楼盯梢，无意间听见一喝高了的男人放大话，说是半小时内，能让一大美女随叫随到。贺燃当时坐在大厅沙发上打牌，简哲从电梯里一路跑过去的时候，他闻到了长发飘然的香味。

柔柔软软的，大概是兰花。

林加还在絮叨个不停：“赚到这笔钱，我要去换手机，阿坡7得了。”

贺燃被他蹩脚的英语整得发毛：“好好说话，来，教你。”

他抽烟，在烟雾里眯缝了双眼：“跟哥念，艾——粉——儿——7。”

林加笑得前俯后仰，笑了一会儿突然打住：“燃哥，燃哥，那女人。”

贺燃漫不经心地侧头，咬着烟，烟灰聚了好长一截没有弹。

是简哲又返了回来。

“我喝了酒，没法开车，我在二楼等你。”

“我八点才从手术室出来，一天都没吃饭就来见你，代驾？我没带钱。”

她边出电梯边给陆平南打电话，故作凶状却还是藏不住让步的妥协。

可说着说着，简哲声音扬高：“陆平南！”

这声喊叫，凶悍，愤怒，委屈。

看戏的人收敛了笑意，贺燃把烟夹在指间，烟气慢吞吞地升空。

简哲握着手机，眼眶子通红，那边绝情地把电话挂断。她维持着这个姿势十来秒，泪眼模糊，起先还能咬着唇不哭出声，但一偏头，正好撞上旁边人的眼神，就怎么也忍不住了。

简哲蹲在地上，长发垂顺遮眼。

没多久她就站起身，左右环视，最后目光落向桌上的空酒瓶。她走过去，顺手操起一个，掂了掂觉得不够，又拿起另一个，然后疾步

如风到电梯处，按了六楼。

“去报仇了啊？”林加感叹，“酒瓶子往人脑袋上砸呢。”

贺燃又拿出一支烟出来抽，第一下没点着，他转头吩咐林加：“我有东西忘了拿，你在大厅等我。”然后也往电梯口去。

简哲重回包厢，啤酒瓶背在身后。

陆平南揉了揉脸，极不耐烦：“你还想干吗？”

简哲努力平复呼吸：“我要你向我道歉。”

“没事吧，简哲？”像是听到大笑话，陆平南乐极了，“你脑子是不是烧坏了？刚才那话没听懂？多大的人了，成熟点行吗？知道我不喜欢你吗？就是特别假正经，玩不起。”

简哲看着他的嘴唇一张一合，心底最后那点侥幸和容忍在崩盘。

陆平南眯缝了眼睛，看到了她手上的酒瓶，“噤”了一声：“想用这个打我啊？”

简哲握着空瓶，手心冷得冒汗。

陆平南跟她杠上了，加上喝多了酒，尽犯浑，袖子一捋手搁腰上，阴阴地笑道：“来来来，往这儿打。”他又换了个姿势，用食指戳自己的脑门，吼她，“有本事就往这儿砸！砸啊！谁不砸谁孙子！”

简哲原本只是想给他一个台阶下，如果陆平南答应送她回家，如果陆平南愿意说一声对不起，那她一定毫不犹豫地原谅。

简哲心凉，在他的咄咄逼人下，手跟抽了力气似的越来越虚。脚正发软，手心突然一空，酒瓶竟被人抽走。

简哲急忙回头，一个高大的身影挨近她，声音不耐且嫌弃：“有点眼力成吗，你拿错东西了，这瓶子是我的，你用这个！”

贺燃咬着烟说完，往她手里塞进一瓶开了盖的啤酒，满当当的酒水随着动作晃了些出来。像是有了一个台阶让她能够安稳落地，简哲举起手，把整瓶的啤酒对着陆平南的脑门倒了下去。

“哎妈呀！简哲你傻了吧！”

陆平南气急败坏地甩头，酒水顺着头发丝儿狼狈地下坠，这啤酒还是冰的！

简哲把酒瓶丢到地上，抽出纸巾擦手，最后把用过的纸巾揉成一团狠狠甩向陆平南的脸，转身就走。

贺燃特意晚了两分钟才离开，简哲已经没了影。

“燃哥，咋这么久！”林加一见人就咋呼，“我都上了三趟厕所。”

贺燃左手一伸，两根手指戳住他的胸口，把人给定住：“洗手了没？”

“我又没用手指擦屁股，洗什么手啊。”林加笑道，“开玩笑的，洗了洗了。”

贺燃摸烟：“行了，我接到消息，姓张的会去金单大厦，明天早点起。”

金单大厦在市中心，他们是去要钱的。说起来，贺燃做这行也有两个年头，专帮信贷公司收烂账，欠债的都是老油条，对付的手段也少不了。

两人骑着小铁驴回牙蹄路，百来米的一条道到头，像是一个掀了盖的盒，尽头连着天，明月当空仿佛触手可及。

他先送林加回家，隔老远就看见门口停了辆越野，双闪灯亮了一下，从车窗伸出个光头脑袋，咧嘴笑时，左眉那道刀疤像是会动的蜈蚣：“哟，燃哥也在呢。”

林加打招呼：“阿龙。”然后从摩托车上蹦下来。

林加站在越野车旁，和光头谈着什么，还时不时地点头。交谈很简短，光头拍了拍林加的肩：“那行，在家等通知，小子好好干。”又冲贺燃摆手，“燃哥，走了啊。哦，对了，昨天喝酒的时候嘉爷还念叨你呢，特盼着你回去当左膀右臂。”

贺燃叼着烟，要笑不笑：“嘉爷抬举，承蒙他还看得起，改天见着他了我再亲自道谢。”

光头嘿嘿两声，开车走了。

“燃哥，那咱明天九点见。”林加从兜里摸出家门钥匙。

贺燃呼出一口烟，长腿撑着地，问：“姓龙的找你啥事？”

林加“嗨”了一声：“没事，说是缺人手找我看两天场子，就两天。”

贺燃眉头皱出一道褶，半信半疑。

林加直拍胸脯：“这不刚好有空，挣点儿闲钱，咱舅的正事儿保证不耽误。”

贺燃身体前倾，似警告：“他们那伙人什么样，你心里得有数，别走弯道儿，弯了，就直不回来了。”

林加嘿嘿笑：“哥，你不就直回来了吗？”

贺燃脸色微变，林加赶紧说：“放心吧，我明白，哥你早点回，别让外婆等急了。”

林加转过身，手里的钥匙叮当响。

贺燃叫住他：“少钱了跟我说。”

林加背影一顿，稍纵即逝，转身笑哈哈地说：“我妈身体最近特争气，没事！不差钱。”

林加爹早死，剩一个得了尿毒症的老妈。这些年的辛苦钱都花在了医药费上。眼见着再过俩月，林加媳妇儿又快生了。

贺燃望着他精瘦的背影消失在转角，才发动摩托车。

第二天简哲早班，不到八点，诊室门口已经排起了队。

市一院是三甲医院，妇产科向来人多，简哲年前从急诊调到门诊，每周还有两天手术。九点一过，做完检查的又都拿着结果来看诊。

“宝宝发育得挺好，符合孕周，注意胎动。”

终于只剩最后三个产妇，手机响，简哲拿起一看，是陆平南，她犹豫半秒还是接听：“喂，什么事？”

陆平南一顿咆哮：“你别太过分！”

简哲一头雾水。

“昨晚你浇了我一头的啤酒还好意思跟人诉苦？你弟大清早的跑来我公司闹，有病就去看病，别冲我发神经！”

陶星来是她弟弟，二十出头，性格带炸，生得一副好相貌，立志

成为影帝，进圈一年，如今还只混到四线小鲜肉水平。

简皙皱眉，跟病人示意抱歉，然后走到窗户边。

陆平南火气大，噤里啪啦一阵叫。简皙听明白了，陶星来知道了昨晚的事，气不过找上门报仇，骂他臭不要脸。

眼下，陶星来正当着合作伙伴的面，一个人可劲儿地表演。

“就你这人品还做什么生意，去当人渣里的弄潮儿吧！”

陆平南捂着手机，一边克制不住怒意，一边悄悄地从侧门溜身逃走，压低声音道：“你赶紧过来！把你弟弄走！”

话毕，简皙隐约听见陶星来的声音：“渣男你还敢跑，站住！”

挂断电话，简皙迅速处理完剩下的病人，然后驱车赶去金单大厦。

十点，金单大厦地下停车场。

石柱后边不起眼的角落，黑色摩托车停在两辆小车的间隙里。

“燃哥燃哥，那个是不是？”林加抬了抬鸭舌帽的帽檐，指着电梯口问。

贺燃眯眼一看，确定是欠债的人：“对。”

他摘了嘴里的半截烟，碾熄在地上，把口罩迅速戴好：“他的车就是前面这辆大众，等人到车门，我们就上去。”

林加操起唬人用的铁扳手：“好嘞！”

但很快，贺燃发现那人身边有随行的，晚了几步从电梯口出来，西装革履，小白脸的长相。

贺燃拧眉：“邪了。”

倒不是因为多了人不方便行动，而是那人昨晚才会过面，正是陆平南。贺燃压下心底骤升的莫名情绪，对林加说：“换法子，用拨的。”

林加拎起准备好的红颜料比了个“OK”的手势。他们刚准备行动，右前方又横过来一辆吉普，贺燃低斥一声：“凑热闹呢！”

人从驾驶座里蹦下来，亚麻色的裤子挽了个边儿露出脚踝，最

闪眼的是那身花纹大衣。以陶星来的气质精神，穿成这样也不显得突兀，拎着墨镜的手一指，直接把陆平南拦了下来。

离得远，贺燃只看到他们是在争吵，但具体的听不清。

林加问：“燃哥？”

贺燃想了想，说：“行动。”

他拎着扳手，林加提起桶子快步向前。陆平南和陶星来骂战不休，那位欠债的在一边看热闹，突然肩膀一重，他回头，对上贺燃的脸。

宽大口罩把贺燃的长相遮了大半，他嗓音沉下去：“你就是王老板？”

欠债人不明所以：“是啊，我是啊。”

一旁的陶星来和陆平南也暂停争吵看了过来。而最先反应过来的竟是陆平南，他一见贺燃打响指的动作就知不妙——

贺燃身后的林加猛地向前，把满桶的鸡血往王老板身上泼。与此同时，陆平南为求自保，条件反射般地将陶星来推了出去。

鸡血四溅，号叫炸天。

“陆平南你个王八蛋！我这身貂巨贵！”陶星来最近在一个古装剧里演男五号，吊威亚经验不少，于是连蹦带跳敏捷躲开，只沾了两滴在脸颊。

“啊呀喂！别……别打我，别打我！”

王老板口鼻里全是鸡血，看贺燃拎着铁锤立马求饶。贺燃半蹲身体，拍了拍他的脸：“见着这锤头了吗？砸核桃特好使，欠的钱赶紧还，不然下次就往这儿开瓢。”又弹了弹对方的脑瓜子，“听清楚了？”

那人吓得腿软，哆嗦得话都忘记说。陆平南拿出手机：“叫保安！”

贺燃横眼一扫，目光如刀。

“有……有种别走！”陆平南被这记眼神震了震，强装冷静。

贺燃虽然戴着口罩，但眼睛微弯，能看出他是在笑，而且这笑极尽不屑。突然，拐口转来一道车灯。

“哥，有人！走！”林加飞快捡起桶子。

贺燃会意，刚欲迈脚，那车却一把甩在他们前面拦住了去路。白色奥迪，简哲推门下车：“你们干什么？我已经报警了！”

贺燃拧眉：“来得真是时候。”

简哲看到他，顿住，举在耳边的手机本能反应般地收了回来。

“打啊，挂了干什么，抓住他们！”陆平南瞧见她挂电话的动作，不可置信。

“你吼什么吼！”贺燃眼神凶悍，指着陆平南。

就这一对视，陆平南瞬间反应过来：“是你啊……”

贺燃眉浓，眼廓狭长，十分好辨认，陆平南认出来了，冷笑道：“难怪不报警了，老相识啊。昨晚一个递啤酒，一个往我头上倒，两个人挺带劲儿！”

简哲握着手机，表情冷了下去，贺燃也一时无言。

陆平南窝火，那份屈辱压根没散，阴阳怪气地说：“我说简哲，你就算在我这儿受了挫，也别自暴自弃啊，瞧瞧你现在认识的都是些什么人，败类、渣子，掉不掉价啊你？”

“陆平南。”简哲出言打断，“说话别太难听。”

“我难听？”陆平南指着贺燃，“你认识的人做事就不难看啊？往人身上泼鸡血，跟踪恐吓，真有两下子，真有素质。对了，你们干这行要不要考个证什么的？我公司保洁员的儿子，初中没毕业，麻烦你给介绍下这工作。”

贺燃很平静，表情未见一丝波澜。简哲却捏紧了拳头，白净的指节绷成了淡青色，她有些恍然，像是突然抽身而出的看客，看着陆平南这张英俊的脸，却说着最刻薄的话。

她竟然喜欢了这个男人十年？简哲的指甲掐进肉里，越掐越用力。贺燃看着她渐红的手，皱起眉头，然后走过去：“拿着。”

那把吓人用的铁锤，被硬塞进了简哲手里，手里有了东西，她便没法再掐自己。简哲抬眼看贺燃，他却轻描淡写地移开目光。

电梯口处突然骚动，一群保安往这儿奔来。陆平南幸灾乐祸，扬

了扬手机：“为民除害。”

贺燃动作迅速地往摩托车前跑，但出口的地方已经被简哲的车给拦住了，摩托根本走不了。

“燃哥，怎么办？”林加着急地问。

贺燃左右环视，真没逃的地儿了。

突然——

“上车。”简哲说。她拉开车门坐上驾驶座，“还愣着干吗？”

贺燃迟疑两秒，但很快做出决定，对林加说：“走！”

装鸡血的桶子，口罩扳手全部丢进车，贺燃坐上副驾，门还没关紧，简哲油门一踩轰的一声出去了。

陆平南脸色铁青，保安队长气喘吁吁地赶来：“陆总，人呢？”

“来得这么慢。”他恨得咬牙切齿，“你们吃白饭的啊！”

车从地下停车场开出，驶入大道。

简哲开了半边车窗，风灌入，把她耳边的碎发吹得乱飞。贺燃注意到，座椅靠背上搭了件白大褂。

后座的林加嘴快：“你在医院上班啊？”

简哲“嗯”了声：“对。”

“你别说，我从小对医生有阴影，那针头还没过来，我就能吓出尿来。”林加摸了摸头，套近乎地问，“姐，你在哪个医院？下次打针我就找你，见到美女，再痛我也能忍。”

简哲说：“你可能没这个机会。”

林加问：“为啥？”

“我在产科。”

“……”

坐副驾的贺燃低头低笑，抬起头面色如常：“靠边停吧，我们下车。”

正好前面有个公交车站，简哲停在站边。贺燃没急着开车门，而是从裤袋里摸出钱包，抽了张五十递过去。

简哲不解：“嗯？”

“把你车弄脏了，你去洗洗。”贺燃说，“洗车钱。”

刚才上车的时候，装鸡血的桶子把后座弄得稀糟。简哲往后瞧了眼，也没那么严重，笑了笑说：“小事，坐垫是皮的，擦擦就行。”

贺燃坚持：“拿着。”

简哲和他对视了番，败下阵来：“好吧。”

她接过钱，顺着话开了玩笑：“快过年了，洗车涨价了。”

贺燃嗤笑一声，拉开车门：“去牙蹄路，那边洗车三十五。”

简哲说：“挺了解行情啊。”

“也没。”贺燃说，“我晚上都在那块干兼职。”

简哲看他答得正儿八经，笑了笑就没再接话。

关上车门，贺燃走了。简哲低头系安全带，突然有人敲玻璃，她抬头，贺燃微微弯腰，站在外边。

“嗯？”简哲滑下车窗。

俯身的缘故，从这个角度看，贺燃鼻梁笔挺，配上利落的寸头，衬出了名副其实地俊朗。

他说：“刚才的事，多谢了。”

简哲嘴弯了弯，指了指副驾上的五十元：“不用，你已经付过报酬。”

贺燃乐了：“对，你还多赚了十五。”

这时手机响，是医院的电话，简哲连忙接听：“主任。”

科室通知她下午两点有台手术，等挂断电话，车前空空。简哲左看右看都没再见贺燃人影，她努努嘴，低头看见车门储物格里的一把铁锤。是在停车场她用指甲掐自己时，贺燃塞给她的。

回医院这一忙，又是连续工作，临近年底，挑日子剖腹产的孕妇特别多，简哲连吃饭都是在休息室，除了睡觉仿佛就没见过天日。

等忙完已是三天后，简哲拖着一身疲惫下班，陶星来的电话杀到。

“姐，妈打你电话老没人接，不尊老可是不行的啊。”

简哲揉了揉颈椎：“刚要给她回呢，我在手术室快累晕了。”

“什么日子啊，扎堆生孩子呢。”